

冠軍

Vienna Blood, Waltz, op.354 ——散

石葛榆

下午  
 陽光斜斜的照進屋裡  
 透明的冬日 你坐在 之下  
 有一點納悶  
 聽一首歌 如何?  
 你微笑著說 也好  
 還不太冷的冬

打開櫃子的玻璃門  
 一瞬間 映出你的 我的 臉  
 一排一排的唱片 一首一首的音樂  
 你說 我說 聽什麼歌?  
 只好 微笑

幾許  
 聽一首圓舞曲 走一步二步三步  
 一起坐在沙發椅上 相隔一步二步三步  
 沙發上的五條河流 流向你 流向我  
 我伸出手開墾河流 卻找不到你的源頭  
 前進的只有唱機上的數字

漩渦在中心轉 沒有半點浪花 只有  
 轉了又轉的舞曲  
 你輕托著腮  
 河不見了我只好撒手 卻又  
 偶爾回頭  
 讓我看到了冬日的斜照

你閉上眼日光已照盡  
 冷冷的夜在蔓延  
 唱機上的數字仍在向前走  
 你閉上眼睡著了  
 但我還不想關掉唱機  
 算了  
 反正已聽不見半點聲音  
 餘下只有唱機的數字在向前走  
 和日光冷冷的遺跡

